



◆《天光·霞》中，舞者以天地為舞台。
攝影：劉振祥



◆《天光·霞》以遠山為背景。
攝影：劉振祥



◆舞者裙擺紛飛，在稻田中起舞。
攝影：劉振祥

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 15周年 《天光·霞》舞在稻田中

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15年了！每年10月，就會開始想念那塊稻田中的舞台，還有廣闊的天空與遙遠的山脈，以及被藝術澆灌、越來越可愛的池上鄉。

今年適逢台灣雲門舞集50周年，繼《稻禾》、《松煙》與《十三聲》後，雲門舞者再次登上稻田中的舞台。舞團新任藝術總監鄭宗龍專門為池上特製

《天光·霞》，舞者穿着鮮艷的服裝在風中起舞，巴赫的《無伴奏大提琴組曲》迴響在田野中。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圖：台灣好基金會提供

「霞」是太陽初升或落山時陽光於雲層上投映出的斑斕色彩。在鄭宗龍眼中，舞者如白雲，當光線投來，會展現出不一樣的內心情感與顏色。舞作《霞》，便以每個舞者的故事與經歷為線索。作品創作於疫情間，首演於2022年，來到池上，化身為特製版本《天光·霞》，如雲的舞者真正回到大自然中，以天地為舞台，以墨山為遠景，在稻田中起舞。

舞作回歸自然中

「作品是在疫情下創作的，那幾周時間大家各自在家，我透過視訊和舞者一對一工作，這讓我第一次看到舞者的另一面，看到他們住的地方，也好像可以從他們身上找到故事和感受放進來。」鄭宗龍說，除了讓舞者分享自己的故事，他也請大家一起來畫畫，劇場中很多舞段後面的影像呈現其實就是舞者的畫作。「一個舞者在前面跳，後面可能搭配的就是他的畫作，我們請影像設計把畫作變成有一些動畫感，再配合舞台的燈光等來呈現。」

在池上，背景的「畫作」則變成了遠處的中央山脈、天上的流雲和不停變幻的天光。原本的舞蹈集結了不同的個人故事，有很多的獨舞與雙人舞，到最後又匯聚成團體情緒的展現。來到稻田間，從封閉的舞台空間抽離出來，這些親密的個人化的分享，好像被周圍的大自然「吃」掉了，它們被風吹散，被陽光曬乾，消失在田野中。「我和舞者說，大家要想像，我們的手真的可以摸到旁邊的山，腳真的可以碰到旁邊的雲，然後身體就像這塊大地一樣。給他們這樣的鼓勵後，他們也才能感受到在池上這塊不一樣的舞台上跳舞的感覺。這是在劇院黑麻麻的環境中得不到的跳舞的感受。」

鄭宗龍想要舞者回歸到最為樸素的狀態中，而對於觀眾來說，視野中的舞台只是眼前廣闊美景中的一小塊，那些人與事，如同鏡頭



◆鄭宗龍 攝影：尉璋

被拉遠後，天地間的一粒小豆，微小又倔強。

薩克斯風版巴赫

《霞》的音樂，選取了音樂家清水靖晃改編的巴赫《無伴奏大提琴組曲》薩克斯風版，問鄭宗龍為何對薩克斯風情有獨鍾，「不知道哎。」他說，「我無意間得到這個音樂，太喜歡它了。它是在教堂啊、礦坑啊、防空洞啊那種空曠的地方所錄製的，太好聽了，是完全不一樣的巴赫。」

他坦言跟隨直覺來選擇音樂，沒有想太多，「有些段落有巨大的孤獨在，有些時候又很輕，比如一男一女在跳舞那段，好像在談戀愛一樣，那也是很棒的，不是只有孤獨。」

作品適來美國四座葛萊美獎得主、音場設計馬塞洛·阿內茲打造的不一樣的立體聲景，在低迴的樂聲中，似乎還能聽到呼應環境的鳥叫聲。「劇院是封閉空間，音響的工程比較好掌握。這裏則是風一大，聲音就跟着風跑，一下沒有，一下又回來。馬塞洛在劇院中也比較好使力，鳥叫聲我們有專門設計放遠一些距離，讓人覺得是真的從這裏飛或在那裏飛這樣。」他又笑說，演出前對音響調試了很久，與林懷民老師討論時，兩人一人覺得要小聲，一人覺得要大聲，「差點吵架！」

編創「只有舞的舞」

在池上跳舞難嗎？「天氣很難掌握。」鄭宗龍笑着感慨。對他來說，能天人合一，與自然和諧，是努力的目標與嚮往，至於成不成功，除了自己與舞者，還要看看老天爺。「上次做《十三聲》好像有跟老天爺感應到。」他笑說，「天氣是時而下雨，時而烏雲，跳到最後，舞者都換成彩色衣服，天就變成大太陽，真的很有感應。那個時候沒有感覺到那麼困難，只是在側台都備好了溯溪鞋，舞者一跑進去就要換上再跑出來，因為前面5分鐘沒下雨，後面5分鐘就開始下雨。」

這次跳《天光·霞》，有時太陽曝曬，舞者的腳被舞台燙得脫了皮，有時風又大得像要把人吹走。老天爺變幻多端，苦了舞者，卻給舞者帶來不一樣的自然色彩。

鄭宗龍說，自己是「手機養大的孩子」，投影、燈光、互動裝置，在他的舞作中常有運用。將舞作帶來池上，剝離劇院中的舞台效果，舞作需要找到新的支點，長出不一樣的樣子。「從《十三聲》到《霞》，我某方面也在想，有沒有可能回去再找舞蹈的感動？有沒有可能像池上的人一樣，做一個很樸實、只有舞的舞？這是這幾次我在池上的收穫。一點點接觸到這些事這些人，對我來說，也因為這樣的機遇，改變了很多在創作上的想法。」

《霞》展開內地巡演 林懷民：雲門多了青春感覺

這個周末，《霞》正在上海國際藝術節上演，之後將巡迴至江蘇及北京。這是雲門時隔4年後再次造訪內地，也是鄭宗龍首次以雲門藝術總監的身份與內地觀眾見面。在早前的觀眾見面會上，雲門創辦人林懷民作為特別嘉賓來為愛徒新工作站。他表示，鄭宗龍的作品與他自己的風格完全不同。「我的舞號召舞蹈一個動作慢慢做，呼吸慢慢地長，也同時把觀眾耗着。可這個舞就是非常輕快，動作非常多，顏色也非常漂亮，更多了青春的感覺。」

鄭宗龍則表示，《霞》是每個舞者的故事集錦。為了展現「霞」的千變萬化，舞者的服裝都是多姿多彩的，這與雲門之前的風格有所不同。作品中亦加入不少多媒體影像。「我們希望服裝、舞作裏面的影像，可以去表達舞者想要表達的故事。」鄭宗龍還向觀眾展示了舞者們每日排演的課程表，裏面除了傳統芭蕾舞課程，還特別請來一位街舞專家。他透露，這樣的效果，會讓「霞」在柔美之餘再多一些動感。

提到愛徒的新作，林懷民用自己專業的角度，將之和自己的作品作了獨特和美妙的對比。他說，還記得1993年第一次來上海演出《薪傳》的盛況。那是第一次來內地，觀眾的熱情給他們

很大鼓舞。但隨着時間推移，《薪傳》有了新發展。「上次演是2003年，服裝小姐就跟我說『老師糟糕，現在新的跳《薪傳》的舞者要比20年前那波平均身高多了7公分，完了衣服要重做了，又要花錢了。』」引申到今次的《霞》，林懷民由衷地稱讚他們「身材不是我這種身材了，非常好看。」他還調侃鄭宗龍：「宗龍就喜歡跟他長得一樣。所以我跟他們排練的時候，都要抬起頭來看他們。」

完成上海站演出後，《霞》將於11月24日、25日在江蘇大劇院上演，12月7日至10日則將登上北京國家大劇院舞台。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帆



◆林懷民（右一）與鄭宗龍（中）在觀眾見面會上。

攝影：張帆



◆舞台版《霞》於上海國際藝術節演出。攝影：李佳暉 上海國際藝術節提供

香港歌劇院《托斯卡》 強調科技的文化產物

Opera Hong Kong（香港歌劇院）20周年之際，於10月在文化中心呈獻一連5場浦契尼的《托斯卡》。記得8年前曾看Opera Hong Kong主辦的同一戲碼，感覺卻大有不同。上回以古典面貌呈現歌劇之美，今次以現代手法展示原本古典的內容。這產生兩個問題：現代處理會否失去原歌劇的美感，和走科技方向是否一定要把古代場景轉到現代？

先來看看《托斯卡》的故事。畫家馬利奧為幫叛軍安哲洛提逃脫而引起警察局長史卡皮亞借機拘捕，原因是局長迷戀女伶托斯卡，而她與馬利奧相愛。史卡皮亞從中挑起托斯卡的嫉妒，既要佔有她也要處死馬利奧。整個故事設在1800年的羅馬，三幕場景分別是教堂、史卡皮亞的書房和城堡。人物和故事背景如以古典處理出發，既順理成章，且讓人很易走進歌劇的中心氛圍。今次時間、背景和場景依舊如原設，但服裝、setting則很現代。這樣看起來就有點格調不一。如幕一的教堂景頗現代，中央由竹枝搭起的一台支架，男女主穿着現代在其中上上落落互訴心聲及唱情歌，沒半點19世紀和身在教堂的味道；場二史卡皮亞的書房把舞台橫分為二，調子灰白，演員在高台上活動，更有點超現實感；而尾幕承接幕二，一道灰白弧形大牆，也不像城堡。觀眾要從這些setting去聯想演員置身在1800年的羅馬並不易。本來把整個劇轉換為現代劇也並無不可，但壞在內容不斷提起1800年的事件，尤其關於叛軍與政府的對立，和拿破崙戰爭、羅馬得以解放。觀眾接收的人設、背景和內容明明是古代，setting卻轉換為現代。現代手法雖較易沾上科技 feel，展示出不同的視覺新感官，但古典劇原有的美感同時被抹去不少。政府鼓勵文化藝術也走科技路線，但也值得出品人好好研究。

雖然《托斯卡》的現代處理不易令人有共鳴，亦可看到導演在劇中附加不少象徵意義。其中整個戲的故事和人物核心都沒有濃厚的宗教氣氛，這點很突出。場景的剪影或投影多見教堂外貌，而除幾位主角，其他的角色都是教廷人士。他們甚至為奸角史卡皮亞這個男爵服務，這點不論是否有弦外之音，也



◆《托斯卡》香港歌劇院提供

凸顯了宗教也有黑暗一面，但活在當中的人，包括正邪角色都是虔誠教徒，會為自己犯的錯或罪而祈求天父原諒。其中女一托斯卡因嫉妒而令男一被捕就請天父恕罪；而男二史卡皮亞因眷戀托斯卡

而設計想佔有她同樣求天父赦免其罪。導演在這些地方有力地呈現一個時代的氛圍甚至精神。這方面的成功比處理劇中人交錯的恩怨精彩。

其中引起托斯卡嫉妒是劇情一個重要環節，即她看到戀人畫中的女人而誤會他心有所屬，設計並不明顯，而幾乎與政治相關的情節也較粗疏，尤其捉拿安哲洛提一段。結局女主發覺被騙，馬利奧真的被處決了，從城堡一躍而下自殺。看到導演的心思，但不易令人明白，因旋轉舞台一轉，女主卻是伏屍床上。

表現方面，今次參與的A Cast分量不輕，男女高音 Aronica 與 Dyka 都有好聲量，但整體獨唱較出色，不知是否 setting 要演員在高處或遠處演唱，有些段落音量不穩定，尤其 Dyka 在幕二面對男二 Sgura 時。男中音 Sgura 在10月13日這場的演出極之出色，他的演唱有力且感情洋溢，每每掀起高潮。他塑造的史卡皮亞男爵外表冰冷，權力慾極重，又極度迷戀托斯卡，都很有感染力。他一身西裝，一手握着拐杖，演繹一腿不便行動的冷血反派，形神如電影中的鐵幕殺手，都唱做俱佳。港樂在 Yves Abel 指揮下亦發揮作曲家浦契尼作品的戲劇性。

回到前面的問題，走現代科技方向是否就是要將古典劇改為現代氛圍？是否也可利用尖端科技投入古典式舞台世界，令古典劇瀟灑更不可思議的嶄新感覺而不一定要強改成現代模式，同樣展現新時代科技予文化藝術的力量呢？如何注入科技來提升文化產物，這方面實可進一步探索和研究的。 ◆文：鄧蘭

「大館操場音樂節」：弦內之音

「大館操場音樂節：弦內之音」載譽回歸，再度藉音樂帶出撫慰人心的力量。由2023年11月20日起至11月30日一連10天，大館監獄操場將化身成為舞台，樂聲在原本的監獄範圍內自由迴蕩。

最近首次於巴黎香榭麗舍劇院獻藝，並首映全新音樂會電影《樂聚！》的香港鋼琴家王致仁將演奏出別具個人特色的改編樂曲，把其對不同音樂風格的好奇心從中表露無遺。音樂會上，王致仁將聯袂西東合集室內樂團合奏莫札特的協奏曲，是次演出採用由作曲暨指揮家拉赫納為鋼琴和弦樂五重奏改編的版本，然後緩緩帶領觀眾進入音樂巨匠巴格尼與李斯特的交響樂對話。王致仁接着演奏的一系列橫跨法國巴洛克時期到1920年代爵士時期的舞曲，展現音樂離不開的一種藝術源泉——舞蹈，喚起聽眾對來自法國凡爾賽宮的宮廷加沃特舞曲，以及來自煙霧繚繞的德國柏林的查爾斯頓舞曲等歌舞表演的



想像。

在11月的滿月當天，香港鋼琴家吳宇晴將演繹鋼琴獨奏，帶來精心改編的貝多芬的《月光奏鳴曲》。與此同時，在整個音樂節期間，洗衣場石階上的一百台拍子機亦在時刻提醒聽者，即使在先鋒作曲家利蓋蒂（György Ligeti）誕辰100周年之際，他的音樂仍然是真正前衛的。

在周末，大館監獄操場的舞台將由香港音樂新秀呈現精彩的古典樂演出。「周末操場樂聚」的全部曲目由本港頂尖的古典管弦樂團港樂樂師、客席樂師帶領多位新進音樂家共同編制，為聽者於日間帶來悠揚的免費音樂盛宴。

最後，「西東樂響」壓軸登場，以變化多端的曲風為今年度的「大館操場音樂節」作結。小提琴家王亮將率先獨奏西方古典音樂之父巴赫的作品。緊接下來，王亮與共事的香港管弦樂團音樂家將攜手獻奏布拉姆斯恬靜閒適的單簧管五重奏，再從中引領出匈牙利作曲家巴托的民族音樂，牽引聽者遊走外西凡尼亞、羅馬尼亞、阿拉伯及土耳其，隨巴托的腳步踏遍阿拉伯世界，最後抵達狂歡的猶太婚禮作為終結。

時間：11月20日至11月30日
地點：大館監獄操場、洗衣場石階及賽馬會立方